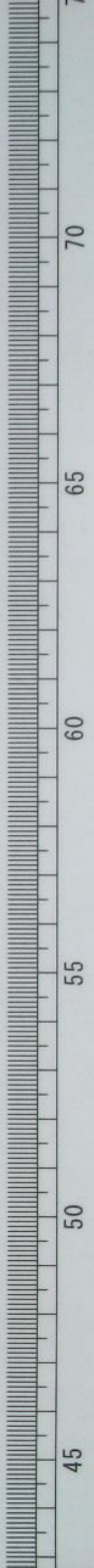


晉書
四

志
禮 上中下
樂 上下
職官

廿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4



文庫11

D 271

4

010190559012

晉書志卷九

禮志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
 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
 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
 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
 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
 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
 項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
 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

為禮志曰
春澗秋林
下字辭後



鍾人傑曰
語從易之
殺牛禴祭
二語化來

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朕光國禮亦
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
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
道瞠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
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爲一郊
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
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
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傳樂恒委浮華
相尚而郊禴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
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
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
屬雕墻時逢糝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
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
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
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
魯諸生各攜細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
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
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

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
請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與蕩近世之流
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一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
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已出
而有司或曜斯文增聘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
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
荀顛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
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
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
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
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
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
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
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
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為夫
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
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
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

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况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

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加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畧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稱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頌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顛爲百六十五篇篇爲

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

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

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太子園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揚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

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敷元帝渡江太典二

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

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
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
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
山蔣山崧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
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
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
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奏
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
夏至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
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
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
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
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柶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于南
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
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
既殞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
辯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

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
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
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
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
月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
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駢駒漢則
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
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
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
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
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
時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
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
氏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
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
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巳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復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卽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

上古生爲明主。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止書。宜如舊禮。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五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傳咸云。立秋一日白。露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駿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叅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此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叅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

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修耕籍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親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修耕籍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窻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

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桑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見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騮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

晉書志 卷九 禮九 十四
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桑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

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緝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粢議稷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

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
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
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
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
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
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
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
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
壇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
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
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纛鼓主奉以從是也
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
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
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
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
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
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
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
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
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

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
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

改魏故事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爲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禪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樞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旣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

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禋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祖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

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及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
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
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
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
舊詔從之

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戶
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禘毛詩絲衣篇高
子曰靈星之戶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
少君故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禘漢儀云國家
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
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
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
有高禘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
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
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
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典上龍立土人舞僮
二僮七日一變如故事

晉書志 卷九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
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
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禋祭赤
帱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
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
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群
祀瘞沉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
使者沉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
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
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
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
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
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
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

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星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

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
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
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
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
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
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
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
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
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
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
堂爲太學

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
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故以孟秋之月以
應秋政摯虞以爲按虞書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
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
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

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典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拱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苟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祀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祇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祇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

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

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妣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巳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廢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妣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

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官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陷當改修劄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

晉書志 卷九
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塲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塲懷帝初又策蓋武後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卽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穎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而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穎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乎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旣正於

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次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享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佻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畱。殷祭之日，征西東

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

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鮌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

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旣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旣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殿祠，詔博士議。

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當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脰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

晉書志 卷九
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
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擊
虞以爲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
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
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
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
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

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
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
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冀
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
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
首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
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
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
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

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安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音義

暄	烏計反	糝	卑履反	瑄	音宣璧名反	崧	音嵩	撫	之石反	聊	音留黑鬣赤馬反
綦	與赫同	毳	昌芮反	苑	烏瓜反	笄	音雞	騮	音愧淺黑色反	墮	音位壇也
荀	於六反	葦	音梅	零	音于	澍	之遇反	榮	音詠	憤	音責
愍	徒對反	焜	古雅反	葦	音交	梗	古杏反	磔	音竹	爨	音扇
綝	丑林反	昭	音韶	嫫	音原	裕	音洽	窟	音竹	壘	音海
										勦	音于
										索	音小

禮志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于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卽殯，是月丁卯而葬。是

孫鑣曰此
志取掌故
五丁論

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旣塋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顛、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旣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闕履之于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直經于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乎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

晉書志 卷十
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烹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怨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于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王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推傷群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王者便具行備又詔曰

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
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經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
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
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
旣從權制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
慕若加衰經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
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
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
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
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旣降心克已俯就權
制旣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
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叅議宜如前奏詔曰
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
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
縑帳薦素牀以布巾褰革輶輦版舉細犢車皆施縑
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
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
厝故事虞著衰服旣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脯
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

晉書志 卷十
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卽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滂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旣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迺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穆帝崩，哀帝立，帝于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荅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
祭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
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
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
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
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
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期必所不了
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
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
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
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
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
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
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
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擗遠日之義
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
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
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
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
等與中軍將軍沖叅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

晉書志 卷十
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日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已酉晦帝除縞卽吉徐廣論曰凡辯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修復頽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秦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旣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爲今

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于義旣不應不除又無取于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于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衣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塋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徃徃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于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鑾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遼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遼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

有以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旣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于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旣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于凡人。心喪之禮。終于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

今高宗擅名于徃代子張致疑于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于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旣葬爲節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于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旣葬祔祭于廟則因䟽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旣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

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于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于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禭旣畢，孝景卽吉于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于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旣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于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旣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徬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于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

晉書志 卷十一
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于是太子遂以厭
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
異議多恠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
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
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
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
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
載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
及卽位申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群官議帝應為追
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
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冲議云楊后母
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
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
于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
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于近
代耳于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
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
嚴祖考于是制總麻三月

晉書志 卷十 十三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于本親謂應服齊衰期于是帝制期服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叅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
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
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巳誓
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巳尊重不待
命誓若衡議巳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
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爲其升降
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
降嫡殤重嫌于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
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
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亂之謂也謂
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
尊而爲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
大夫不加服而今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
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
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
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期故也于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爲綬囊以布爲
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
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

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
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
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
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
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
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
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
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旣葬日中反虞
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
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橐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
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旣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
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
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
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
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
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
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
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

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荅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誥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于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于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旣奉詔詔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于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官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

今于王爲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期不以親疎尊卑爲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于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于宮寢綵素之制乖異于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返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于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

遂頽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荅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二年故梁王璠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

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厭私恩于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于祖宗致敬虧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于斯職之所

晉書志 卷一
司不敢不言請臺叅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
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
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
上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頽俗宜被革正輒內外
叅詳謂宜聽徇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
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
可

禮王爲三公六卿襦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經天
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闕
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
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
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
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子卿大夫
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
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
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
而况餘事冬至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
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三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
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

樂此舊事明文賀循荅曰案禮雜記君子卿大夫之
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
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禫衰以居不接吉
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爲屠蒯所
譏如遠所荅合于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
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鬪太常冬至小會
應作樂不博士胡納議云君子卿大夫比卒哭不舉
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
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

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
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
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爲
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
爲周禮作樂于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
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
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
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
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

孤之爵皆傍親絕期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總虞摯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期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旣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

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禪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

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一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于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璽奉祭進皇帝密璽綬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且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于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旣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絮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大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于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

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于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于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于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二周爲斷于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于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旣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于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也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愨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妻

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父喪
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
然不爲害于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
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
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
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
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爲斷都令
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
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
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
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
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
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
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况事兄之母乎許猛
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全妻在許
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
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與以釐降二
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
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
王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

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于今合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于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于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于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于塋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于沒世之後追討二母隔絕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于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代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誌在南爲邦族于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旣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

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旣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王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况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

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况于慈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克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叛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于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旣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禘于墓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于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

晉書志 卷十 二十三
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于不義貞父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于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于二子之心曾無愆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于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愆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于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爲設令有人于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于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于孔子之廟子思懼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

晉書志 卷十 二十九
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草下太常報懋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悲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悲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于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悲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人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主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卽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于此宜導

晉書志 卷十
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于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服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慰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勲疑所服小書令張華造甲乙之間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

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
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
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于家二
嫡前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
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
荀顛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
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
先至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子宜以
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景子
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中書

監荀勗議曰昔鄉里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
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
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嬰爲陳氏服
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嬰
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嬰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
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
殯塋欲營改塋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
得改卜塋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
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

晉書志 卷十 三十三
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
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
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于何濟
其私艱而以理閱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
門下三省外內羣臣詳其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
中于是太宰西陽王羨司徒臨穎公組驃騎將軍卽
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顛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
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讐不
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惡
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
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
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于是有司
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
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
可居殯而除故期于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
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
葬之例也若骨肉殲于寇害死亡漫于中原而繼以
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于奔赴之禮
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
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

晉書志 卷十 二十三
諸如此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
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于
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
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
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叅議
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
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
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
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
吉則疑于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

為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
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度蔚之云二親為戎狄
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二
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
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
境內賊亂清平肆青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四
子而遭賊于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
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
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

議亦徃徃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
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
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
曰如母也說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
絕于說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于堂子爲首嫡列
名黃籍則說之妻爲說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
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如李比類
曠世所希前母旣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
制服之文然禘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
母之况其存乎說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
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說尋求之理不盡而
便娶妻誠說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
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于郤犢而不棄者以非其
罪也說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
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
必全若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說雖
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
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說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
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
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

定

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爲文侯曰土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于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于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

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絜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

晉書志 卷一
三十一
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于朝妻貴于室雖先夫沒榮辱常隨于夫也禮記曰妻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度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納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史奉策即家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

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音義

覺

音瓊

衰

音雀

輶

音輦

遙

音江

彪

音方

陶

音二

楯

音食

輓

音資

嘔

音晚

反

贈

音方

鳳

反

出

音苦

對

號

音豪

陶

音二

楯

音食

輓

音資

嘔

音晚

擊

枹

音蒲

歷

音反

悝

音苦

回

反

恧

音女

六

音約

藥

晉書志卷十終

禮志下

五禮之別三日賓蓋朝宗觀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且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

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贊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筵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羣臣立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

坐皇帝與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讚大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與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

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
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朝
再拜訖坐御八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
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
本位謁者引王公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
坐前五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
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詭諾侍
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
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
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
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
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
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
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
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
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詭奏請罷退鐘鼓作
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
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
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

通志 卷十一
三
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謂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觀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秦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卻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

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

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
皇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
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
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
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
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
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論至于鯨
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

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
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
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
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
巡省之事下之未又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
副給事黃門侍郎衛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
千石長吏申論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
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
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
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

三世貞日
稽此典麻
而不行

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路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

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此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強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瀆，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摺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

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實、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繇文德。至於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畧，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然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成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

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權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權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欵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

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
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
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于中天詩頌涉其高山皆載
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
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
自是以來功簿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
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
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
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
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
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
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天
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
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
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
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
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
書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
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瞍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

孫鎮曰
自
一難妙

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苟悅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視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

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顯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祀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爲瑩域制度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

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壺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荀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襦幘拜敬太子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薦慶太子稱

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襦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勸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耽云勸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繫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繫穆子是方應爲君

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鄒至使楚楚子饗之鄒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傅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

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秣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

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生牲以爲薦麝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旣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

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闕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兵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鬪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顛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

晉書志 卷十一
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
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
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
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
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
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
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
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
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
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

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
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卽廟見
斯亦擬在朝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
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
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
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
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
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

中繫玄統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禮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

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

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則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議旄頭殿中御史奏令移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

晉書志 卷十一
牛旂旄旒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
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
所重而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
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旣不設五牛旗
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
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
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
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
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
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
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
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
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咸
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
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
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
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
咸寧繇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

晉書志 卷十一
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
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壘書曰皇帝咨
前太尉叅軍何琦渾元咨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
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繇舊典今使
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
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
遺女未聞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
太尉叅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
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
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
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
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
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
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獻之孫先臣故散
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
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
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
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
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
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典章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具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
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
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
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
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
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
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
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旣無經文
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
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
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
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覘其慶會之義
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
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
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
當復有忌歲

大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旣拜廟朝臣奉賀應上
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

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
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
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
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
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
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
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官上禮既有前
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
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

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
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
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
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
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

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
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
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
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
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婚禮不
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射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
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及魏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
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

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
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
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
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
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
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
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
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
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

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 大臣
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
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
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
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
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
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
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
於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
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音義

良涉	反	麤	音	迷	反	勅	俱	華	虞	音	翼	紕	音	都	敢	畢	音	必	罕	音	况	于	反	禊	音	系
升之	十五	代	祖																							

正會

音征

百華

音花

躋

以水反

跳

音條

禱

音禱

噴

音鈞

勸

音勸

樂志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自影響百獸率舞而况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農瑟義琴倕鍾和磬造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

晉書志 卷十二
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貺。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咏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煙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攢儒

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卽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䟽璧流。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于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方。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其有

劉辰翁曰
如列屋

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輦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維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汚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

孫鑠曰。與語之有幽致者。

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莪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

玉世貞曰
如此方收
樂之蓋

角之為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為事。徵之為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為物。羽之為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闐闐。

陽六為律。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為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為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為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為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之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

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猶也。謂時物皆縮也。九月之辰謂之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劓也。言時陰氣劓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爲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爲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十一月之管謂之黃鐘，黃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爲上，土色黃，故曰黃鐘。正月之管謂爲太簇，簇者簇也。謂萬物隨于陽氣太簇而生也。

三月之管名爲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爲蕤賓，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爲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爲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爲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氣方之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爲應鐘，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爲南呂，南呂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爲林鐘，林者林茂也。謂時

晉書志 卷之十一 五
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爲仲呂，呂者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爲夾鐘，夾者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剗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

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祇事上靈

常于時假 迄用其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晉書志 卷十二 六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 其命惟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丕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吳天子之 祐享有晉 肇庶戴之
畏天之威 敬授人時 不顯不承 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修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祇事上皇
祇事上皇 百福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斂 德馨惟饗 受天之祐 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四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蘊朱火
燎芳薪 紫煙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舉歆歆 靈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絜齊 並芬芳
烹牲牲 亨玉觴 神悅饗 歆禋祀 祐大晉
降繁祉 作京邑 廣四海 保天年 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 埃皇祗 衆神感 羣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祗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祗之出 夢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毋 祗之來 遺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祗之至 舉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祗既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八變 聲教敷
物咸亨 祗是娛 齊既絜 侍者肅 玉觴進
咸穆穆 饗嘉黍 歆德馨 祚有晉 暨羣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于時假 保祚永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 猗歟敬止 嘉豢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祖考降饗 以虞孝孫之

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 日監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饗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祐

赫赫太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 神明戾止 中錫無疆 祗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予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乃皇

濟濟辟公 相予蒸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枝克昌 資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

保乂命祐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龔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 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祗惟畏

纂宣之緒 耆定厥功 登此雋乂 糾彼羣凶

業業在位 帝既勤止 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 允文文皇 聰明睿智 聖敬神武

萬機莫綜 皇斯清之 蛇豕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勲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常 享祀時序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樽既奠 清醑既載

亦有和羹 薦斯羞備 蒸蒸日上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鐘鼓振 管絃理 舞開元 歌永始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臣工濟濟 小大成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鍾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維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舞象功 歌詠德 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

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

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

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

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

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

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

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

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太始五年

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

造正且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

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

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

晉書志 卷十二
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頌頌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廢興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六音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匪俊德

流光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克庭

羽旄曜宸極
鍾鼓振太清
百辟朝三朝
式式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聲玉振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作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羣后戾止
有來雍雍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羞萬俎

旨酒千鍾

晉書志 卷十二
嘉樂盡宴樂福祿咸攸同樂哉

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穰

世太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

股肱忠

樹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凰翔

醴泉湧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祥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秦始皇建元

鳳凰龍興

龍興伊何

享祚萬乘

奄有八荒

化育黎蒸

圖書既煥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奕奕萬嗣

明明顯融

高朗令終

保茲永祚

與天比崇

聖皇居四海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秦始皇開洪基

明曜參日月功化侔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

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總齊旋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仁至 濟民育物 擬陶均

擬陶均 垂惠潤 皇皇羣賢 峨峨英雋

允宣 芬芳播來胤 播來胤 垂後昆

穆穆皇皇闢四門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樂不及荒 饑不遑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崑崙 上層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五星 揚虹蜺

建萼旌 披慶雲 蔭繁榮 覽八極

遊大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時

曜二光 張帝綱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方

納九夷 朝閭闔 宴紫微 建五旗

羅鍾簴 列四懸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旌羽 縱八佾 巴渝舞 詠雅頌

和律呂 于胥樂 樂聖主

化蕩蕩 清風泄 總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掃四裔 光緝熙 美聖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廓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惟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監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儁 實天生德 誕應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奕世 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青雲 俯育重川 受靈之祐 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荀勗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荀勗

煌煌七曜 重明交暢 我有嘉賓 是應是配
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 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 藹藹濟濟 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
頒以位叙 或庭或陛 登儉台叟 亦有兄弟
胥子陪寮 憲茲度楷 觀頤養正 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 大業是維 今我聖皇 焜耀前暉
奕世重規 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 時罔有違
陟禹之跡 莫不來威 天被顯祿 福履是綏
赫矣太祖 克廣明德 廓開宇宙 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 民無瑕慝 創業垂統 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 時維帝景 夷險平亂 威而不猛

御衡不迷 皇塗煥景 七德咸宣 其寧惟永

猗歟盛歟 先皇聖文 則天作孚 大哉為君

慎徽五典 帝載是勤 文武發揮 茂建嘉勳

修己濟治 民用寧殷 懷遠燭幽 玄教氤氳

善世不伐 服事三分 德博化隆 道昌無垠

隆化洋洋 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 越惟聖王

龍飛革運 臨燾八荒 叡詰欽明 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維何 總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藩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衛既臻 陳留山陽 有賓有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祐命之 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維人 王綱允勅 君子來朝 言觀其極

虞虞大君 民之攸暨 信理天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既睦 庶邦順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隆貴

敷奏讜言 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群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問不墜 既宴既喜 翁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其有容 哲哲庭燎 嚶嚶鼓鍾
笙磬詠德 萬舞象功 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 六合同塵
往我祖宣 威靜殊鄰 首定荆楚 遂平燕秦
亶亶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乾順民
靈瑞告符 休徵響震 天地弗違 以和神人
既禽庸蜀 吳會是賓 肅慎率職 桔矢來陳
韓滅進樂 宮徵清鈞 西旅獻葵 扶南效珎

蠻裔重譯 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愔愔嘉會 有聞無聲 清酏既奠 邊豆既升
禮克樂備 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 酣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 四氣圓周 節慶代序 萬國同休
庶允群后 奉壽升朝 我有壽禮 式宴百僚
繁肴綺錯 旨酒泉停 笙鏞和奏 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 下盡其心 宣其壅滯 訓之德音
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 永載仁風 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亶亶我皇 配天垂光 留精日晏 經覽無方
聽朝有暇 延命衆臣 冠蓋雲集 罇俎星陳
肴蒸多品 八珍代變 羽爵無筭 究樂極宴
歌者流聲 舞者投袂 動容有節 絲竹並設
宣揚四體 繁手趣摯 懽足發和 酣不忘禮
好樂無荒 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
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羣生號穹旻

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
威信加殊類踈狄思自親單醪豈有味挾纊感至仁
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張華

獬豸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皇威
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鞞弩赴節如發機
鼙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戈陵勁敵武步蹈橫屍
鯨鯢皆授首北上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
征夫信勤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中官所歌 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乎萬邦內訓隆壺闈
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機
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祗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
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

張華

族燕明禮順餼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人
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斤天覆弘且仁
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冥盡酣娛飲御備羞珍
和樂旣宣洽上下同懽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秦始皇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

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
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總章
鼓吹清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
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
華所作之云正德歌舞

張華

曰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哲王	弘濟區夏	响甄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	風德永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軼武超濩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大和宣洽 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 張華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璇璣

羣生屬命 奄有庶邦 慎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永世彌崇

荀勗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

庭作之自謂宮商七音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

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當心識勗新律聲高以

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

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

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

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勗既以新律造一舞次

更修正鍾聲會勗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

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賓人以從帝

為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為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

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

樂志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荅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旣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

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修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符堅又獲其樂丁揚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廟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

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 德協靈符 應運撥亂 釐整天衢

勳格宇宙 化動八區 肅以典刑 陶以玄珠

神石吐瑞 靈芝自敷 肇基天命 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 纂隆洪緒 皇羅重抗 天暉再舉

蠢矣二寇 擾我揚楚 乃整元戎 以膏齊斧

疊疊神算 赫赫王旅 鯨鯢旣平 功冠帝宇

晉書志
卷十三
歌文帝

太祖齊聖

王猷誕融

仁教四塞

天基累崇

皇室多難

嚴清紫宮

威厲秋霜

惠過春風

平蜀夷楚

以文以戎

奄有叅墟

聲流無窮

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

允龔欽明

應期登禪

龍飛紫庭

百揆時序

聽斷以情

殊域既賓

僞吳亦平

晨流甘露

宵應朗星

野有擊壤

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

天羅解貫

元皇勃興

網籠江漢

仰齊七政

俯平禍亂

化若風行

澤猶雨散

淪光更曜

金輝復煥

德冠千載

蔚有餘粲

歌明帝

曹毗

明明肅祖

闡弘帝祚

英風夙發

清暉載路

姦逆縱忒

罔式皇度

躬振朱旗

遂豁天步

宏猷允塞

高羅雲布

品物咸寧

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

道澤玄播

武宣德音

暢物以和

邁德蹈仁

匪禮不過

敷以純風

濯以清波

連理暎阜

鳴鳳棲柯

同規放勛

義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 仰嗣洪德 爲而不宰 雅音四塞

閑邪以誠 鎮物以默 威靜區宇 道宣邦國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 聖心虛遠 雅好玄古 大庭是踐

道尚無爲 治存易簡 化若風行 時猶草偃

雖曰登遐 徽音彌闡 悃悃雲韶 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 於昭于天 靈明若神 周淡如川

冲應其來 實與其遷 疊疊心化 日用不言

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 觀流彌遠 求本踰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晉 欽哉烈宗 同規文考 玄默允恭

威而不猛 約而能通 神鈺一震 九域來同

道積淮海 雅頌自東 氣陶醇露 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 巍巍聖功 萬國來賓 禮儀有容

鐘鼓振 金石熙 宣兆祚 武開基

神斯樂子 理管絃 有來斯和 說功德

吐清歌 神斯樂子 洋洋玄化 潤被九壤

民無不悅 道無不往 禮有容 樂有式

詠九功 永無極 神斯樂子

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上陵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芳樹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鈞竿等曲

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

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

改思悲翁為戰榮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

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

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

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

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公之定始乎此也改巫

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

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

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

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

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

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

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魏武旣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爲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

改上陵曲爲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懋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玄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爲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

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
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
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
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
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
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
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垂心禮賢養
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
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
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

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
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
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
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祚致敬宗廟而孝
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
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
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畋狩
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
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爲順天道

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
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
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鳥銜
書有周以典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鈞竿依舊名言
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
辭並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靈之祥

石瑞章

旌金德

出西方

天降命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驤

繼大舜

佐陶唐

讚文武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寇叛

蜀虜強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鷹揚

震乾威

曜電光

陵九天

陷石城

梟逆命

拯有生

萬國安

四海寧

宣受命

宣受命

應天機

風雲時動

神龍飛

禦葛亮

鎮雍梁

邊境安

夷夏康

務節事

勤定傾

攬英雄

保持盈

深穆穆

赫明明

沖而泰

天之經

養威重

運神兵

亮乃震斃

天下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

敵失據

威靈邁日域

公孫既授首

羣逆破膽 威震佈 朔北響應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 德雲布

宣輔政

宣皇輔政 聖烈深 撥亂反正 順天心

網羅文武才慎厥所生 所生賢 遺教施

安上治民 化風移 肇創帝基 洪業垂

於鑠明明 時赫戲 功濟萬世 定二儀

定二儀 雲行雨施 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 道教痛 天地變化 有盈虛

奏爾吳蠻 武視江湖 我皇赫斯 致天誅

有征無戰 弭其圖 天威橫被 廓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 御天威 聰鑒玄察 動與神明協機

從之者顯 逆之者滅夷 文教敷 武功巍

弗違祥 享世永長 猛以致寬 道化光

赫明明 祚隆無疆 帝績惟期 有命既集

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 糾姦回 萬國殊風 四海華

禮賢養士

羈御英雄

思心齊

纂戎洪業

崇皇階

品物咸亨

聖敬日躋

聰鑒盡下情

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

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為璋璋

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

上參天與地

至化無內外無內外

六合並康乂並康乂

邁茲嘉會

在昔義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

為藩衛

功濟四海

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

聖策施

長蛇交解

羣桀離

勢窮奔吳

獸騎厲

惟武進

審大計

時邁其德

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

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

擁眾數十萬闖隙乘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

姜維屢寇邊隴上為荒蕪文皇愍斯民歷世受罪辜

外謨藩屏臣內謨眾士夫爪牙應指受腹心獻良圖

良圖協成文大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

通虜畏天誅
面縛造壘門
萬里同風教
逆命稱妾臣
光建五等紀
綱天人

天序

天序歷

應受禪

承靈祐

御羣龍

勒螭武

弘濟大化

英雋作輔

明明統萬機

赫赫鎮四方
咎繇稷

契之疇

協蘭芳

禮王臣

覆兆民

化之如

天與地

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
德隆聖皇

時清晏

白日垂光

應錄圖

陟帝位

繼天正玉衡
化行象神明

至哉道隆虞與唐
元首敷洪化
百僚股肱並忠良

時太康

隆隆赫赫

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

天符發

聖徵見

叅日月

惟我皇

體神聖

受魏禪

應天命

皇之典

靈有徵

登大麓

御萬乘

皇之輔

若闔武

爪牙奮

莫之禦

皇之佐

讚清化

百事理

萬邦賀

神祇應

嘉瑞章

恭享禮

薦先皇

晉書志

卷十三

十一

樂時奏

磬管鏘

鼓殷殷

鐘鏗鏗

奠樽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悅康

宴孫子

祐無彊

大孝蒸蒸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

盛德聖日明受禪君世

光濟羣生

大率土

莫不來庭

顛顛六合內望風仰泰清

華

大化洽

地平而天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群英

夙夜乾乾

萬機是經

雖治典

匪荒寧

謙道光

沖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煌

曜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

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宵零

肅神祇

祇上靈

萬物欣戴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

大致人

武教於時日新

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起

節有序

盛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禡

申法誓

遂圉禁

獻社祭

允以時

明國制

文武並用

禮之經

列車如戰

大教明

古今誰能

去兵

大晉繼天

濟羣生

夏苗田

夏苗田

運將祖

軍國異容

文武殊

乃命羣吏

撰車徒

辯其號名

讚契書

王軍啓入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

紫虛

百官象其事疾則疾

徐則徐

四衡旋軫

罷陣弊車

獻禽享祀

蒸蒸配

有虞

惟大晉

德叅兩儀

化雲敷

仲秋彌田

仲秋彌田

金德常綱

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爲霜

自藏司辰

倉華時鷹隼

揚猶尚父順天以殺伐

春秋時序

雷霆振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

芬列陵三五

敷化以文

雖安不廢武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祐

順天道

順天道

握神契

三時示講武事

冬大閱

鳴鐃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

武不窮武

動軍誓衆禮成而義舉三驅以

崇仁

進止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闕武

惟闕武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叙不殄羣

偃旌麾

班六軍

獻享蒸

修典文

嘉大晉

德配天

祿報功

爵侯賢

饗燕樂

受茲百祿

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成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大歷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典王坐侯旦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覆篲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蜒鳳翔何巖巖

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
先天天不違輟耕綜地綱解褐袷天維元功配二王
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羣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且
日新孔所諮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無間
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
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

酷祝振纖網。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
逍遙羣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皇統羽羣。
赤鳥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
嘉祥致天和。膏澤隆青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泉。
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
遊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
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羣形。
遐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畧。天人不足并。

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典二皇。
蚩尤亂生靈。黃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世。
不及虞與唐。我皇盛德配堯舜。受禪卽祚享天祥。

率土蒙祐 靡不肅 庶事康 庶事康
穆穆明明 荷百祿 保無極 永太平

輦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
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
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
曹植輦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
輦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

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
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
篇及秦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
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秦始中歌辭今
列之後云

輦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中有賢女

宣文制洪業盛德在秦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
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已
恭已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赦盪萌漸文教被黃支

天則地

體無爲

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

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

體無爲

稷契並佐命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
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哮闕順羈制潛龍升天路
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叙萬機有常度
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羣下仰清風海外同歡慕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昔日貴彫飾今尚儉與素
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 化雲布
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訓諮
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輝事業並通濟功烈何巍巍

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
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
朝廷無遺理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踰大王
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
赦善罰有罪元惡宗爲虛威風震勁蜀武烈憎強吳
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
我皇邁神武執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
盈虛自然運時變故多艱東征陵海表萬里克朝鮮

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羣凶受誅殛百祿威來臻
黃華應福始王凌爲禍先

景皇篇當魏曲魏歷長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 聰明命世生盛德叅天地帝王道大

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有夏侯玄內則張與李

三凶構逆 亂帝紀 順天行誅 窮其姦宄

邊將禦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振萬里
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恒不君內外何紛紛
衆小便成羣

蒙昧恣心 治亂不分 獻聖獨斷 濟武常以文

順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闕清和未幾閒
 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藩儉欽為長蛇外則憑吳蠻
 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
 神武御六軍
 我皇執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
 並縱奇兵 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支兩軍不期遇
 敵退計無施豹騎惟武進大戰沙陽陂欽乃亡魂走
 奔虜若雲披天因赦有罪東土效鯨鯢

大晉篇當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晉 於穆文皇 蕩蕩巍巍 道邁陶唐

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 文既顯

武又彰 思弘六合 兼濟萬方 內舉元凱

朝政以綱 外簡武臣 時惟鷹揚 靡順不懷

逆命斯亡 仁配春日 威踰秋霜 濟濟多士

同茲蘭芳 唐虞至治 四凶滔天 致討儉欽

罔不肅虔 化感海內 海外來賓 獻其聲樂

並稱妾臣 西蜀猾夏 僭號方域 命將致討

委國稽服 吳人放命 馮海阻江 飛書告喻

饗應來同 先王建萬國九服為藩衛亡秦壞諸侯

序祚不二世歷代不能復忽踰五百歲我皇邁聖德

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 藩國正封界莘莘文武佐

千秋邁嘉會洪澤溢區內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
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
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慎有為有為無不成
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
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
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
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
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軋軋惟日新

至世貞曰
語甚警

羣目統在綱衆星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此必

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為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推為新

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
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
言行恒相違難饜甚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記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
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
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
政忌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 再飛再鳴 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

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 翔庭舞翼 以應仁乾

皎皎鳴鳩 或丹或黃 樂我君惠 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 魚在江湖 惠而不費 敬我微驅

策我良駟 習我驅馳 與君周旋 樂道忘饑

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 彈琴鼓瑟 聊以自娛

陵雲登臺 浮游太清 攀龍附鳳 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 氣流芳 追念三五 大綺黃

去失有 時可行 去來時同 此未央

時冉冉 近桑榆 但當飲酒 為歡娛

衰老逝 何有期 多憂耿耿 內懷思

深池曠 魚獨希 願得黃浦 眾所依

思感人 世無比 悲歌且舞 無極已

獨祿篇

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 泥濁尚可 水深殺我

雍雍雙鴈 遊戲田畔 我欲射鴈 念子孤散

翩翩浮萍 得風搖輕 我心何合 與之同并

空林低幃 誰知無人 夜衣錦繡 誰別偽真

乃鳴箭中。倚牀無施。父寃不報。欲活何爲。
猛獸班班。遊戲山間。獸欲噬人。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河淡淡。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

鷓鴣晨鳴。鴈過南飛。鷲鳥潛藏。熊羆窟棲。

耨耨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

雖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

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

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

自言尊

百尺高樓

與天連

園鑿井

銀作牀

金瓶素綆

汲寒漿

汲寒漿

飲少年

少年窈窕

何能賢

揚聲悲歌

音絕天

我欲渡河

河無梁

願作雙黃鵠還故鄉

還故鄉

入故里

徘徊故鄉

苦身不已

繁舞奇歌

無不泰

徘徊桑梓

遊天外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鼓。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為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壘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

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阿子及懽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爲此二曲。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懔懔歌者隆安初俗聞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長史
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廐臨敗所制

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絲竹金
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杯杵舞按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舞務手以按杯杵
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杵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
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
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
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

式然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
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
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
紵疑白紵卽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
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
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
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
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

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拊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鍾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達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儼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旣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恐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鍾鼓鼓吹也。澄達又

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儼弔顯於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

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笞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秦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畧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察於。是除高緹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竿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尚高緹紫鹿焉。

音義

鼈 力之反 齊斧 如字亦音資 鉦 音征鏡也似鈴 攄 勅居反 皖 胡管反 彌 音淺 痛 音胡反 礫 音曆 螭 丑知反 闕 火斬反又火檻反 馮 莫駕反 芴 音彭 鐳 讀作 颯 呼外反 鞞 蒲迷反 煨 鳥回反 哮 闕反 上許交反 反 懼 之涉 身患 協韻音還 削 音音 嚙 音結 鳴 都反 火檻反 懼 補各反 緹 古杏反 鼓 音云 魑 音丑 扛 音恒 歧 音岐 捲 音權 竿 側音反 又音昨

晉書志卷十三終

晉書志卷十四

職官志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
門之外而烏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
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
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
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
厥樞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

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入弗虛
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
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
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
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
車彊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
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叅掌戎律建安
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
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
世祖武皇帝卽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

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
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
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
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捺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
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
又昭彰者焉宣王旣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
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
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
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飲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

晉書志 卷十四
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
泰始盡於太康喬朽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
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
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
省置無恒爲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
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
繇爲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晉初以景帝諱
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

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
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
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及
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
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
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
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
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爲司空石苞

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自義陽王望爲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
上
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爲崇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伉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仙薨後如舊
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傷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

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爲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爲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爲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

衮冕綠蓋綬所以殊於常公也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絲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人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閣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閣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輜車施耳後戶阜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

已上皆阜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叅軍爲六人長
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
加兵公制

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
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
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位其班位而
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
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
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俸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
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絲一百五十斤元康元

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
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
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
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
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
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
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賜贈之使

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如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位秦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珉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萊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

二置叅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

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九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春秋賜緜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下都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吏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

晉書志 卷十四
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虞唐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已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行尚書卿權重者爲之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黑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月一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二十四匹秋七十匹緜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始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今同按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列曹尚書按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

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
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
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
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
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
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
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
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
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
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
火盜賊事合爲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
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
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
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
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
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
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
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
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
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

職不恒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滅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甸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爲六曹之後合置二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諸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自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

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

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侍中按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領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
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負亦以爲加官
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
置散騎合之於中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
散從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爲中
常侍後遂止常爲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
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
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負

通直散騎常侍按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負外者秦
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負直故謂之通
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負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負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
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
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負外散騎侍郎及太
興元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負直故謂之通
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負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負

奉朝請本不爲官無負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
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
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
爲晉王以叅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叅
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
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皆爲之
中書監及令按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
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
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
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
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
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
晉因之並置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
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
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貞四人中書侍
郎蓋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
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按晉初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
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

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秘書監按漢桓帝延熹三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
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
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禎爲秘書丞而秘書
先自有丞乃以禎爲秘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
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
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
儒著作東觀其有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
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
繆微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
而秘書旣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
改隸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一人
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
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
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
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
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
王公已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爲之及晉改
爲協律校尉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
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
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
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
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
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

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
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
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校
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
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治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
西督治掾及渡江省衛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
府典牧乘黃廐驂駟廐龍馬廐等令典牧又別置羊
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驂

駟爲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負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鈎盾等令又有青

官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諫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

負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大輦導官二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

護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

魏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

丞及渡江哀帝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

一尚方又省御府

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爲官號

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晉

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

史丞其一爲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

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

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
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
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
丞爲臺主

治書侍御史按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
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
始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
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泰始
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
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

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

待御史按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
曰比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廐
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及晉置員九人品同
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
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
筭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牛馬市租
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云

殿中侍御史按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
卽其始也及晉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又按魏晉官品

今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
吳琨則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符節御史秦符璽令
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魏別爲一臺位次
御史中丞掌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
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司隸校尉按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
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歷漢東京及魏晉其
官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宮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
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
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一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
乃罷司隸校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
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
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

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
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
魏因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
者爲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
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

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卽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護軍將軍按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爲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與爲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前世則不隸也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

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叅軍左右衛將軍按文帝初置中衛及魏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貞江左罷長史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按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

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魏晉逮于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飲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遊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北

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披冗從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騶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騶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騶悉闇練之遂以騶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騶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騶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騶合之騶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

成皆謝駟閑解甚爲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秦始皇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侍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珣爲詹事掌官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珣爲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

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絲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鑿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印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保通省尚

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傳然自元康之後諸傳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大傳少傳不立師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大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晉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秩職如太僕宗正

左右衛率按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

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爲傳友者因
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
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
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
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
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珣與中書監荀勗以齊王攸有
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
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爲古者建侯所以

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爲帥都督封
國旣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
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萬世
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
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
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其餘爲小國
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爲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
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一千一百
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公國戶邑追進封故
司空博陵公王沈爲郡公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

晉書志 卷十四 二十四
又南宮王承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爲縣王邑千戶
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爲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
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
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
之支子爲公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
爲伯小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爲子不滿五
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非
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
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
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

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爲
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
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
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
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
而去及吳平齊王攸遂之國
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
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
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
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

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
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爲屬國其仕
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人作卿士
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
璽車旗命服一如秦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
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
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
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
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

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
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
佃督一人

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內
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
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
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

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
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
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

晉書志 卷之四 二十六
一人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
史門下書佐幹遊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
曹史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
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
掾等負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
百以上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
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
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已
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郡國及縣農口皆隨所領戶多少爲差散吏爲勸農

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
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
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
五千五百以上置吏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
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
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
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
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四中郎將並後漢置
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

晉書志 卷十四
護羌夷蠻等校尉按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按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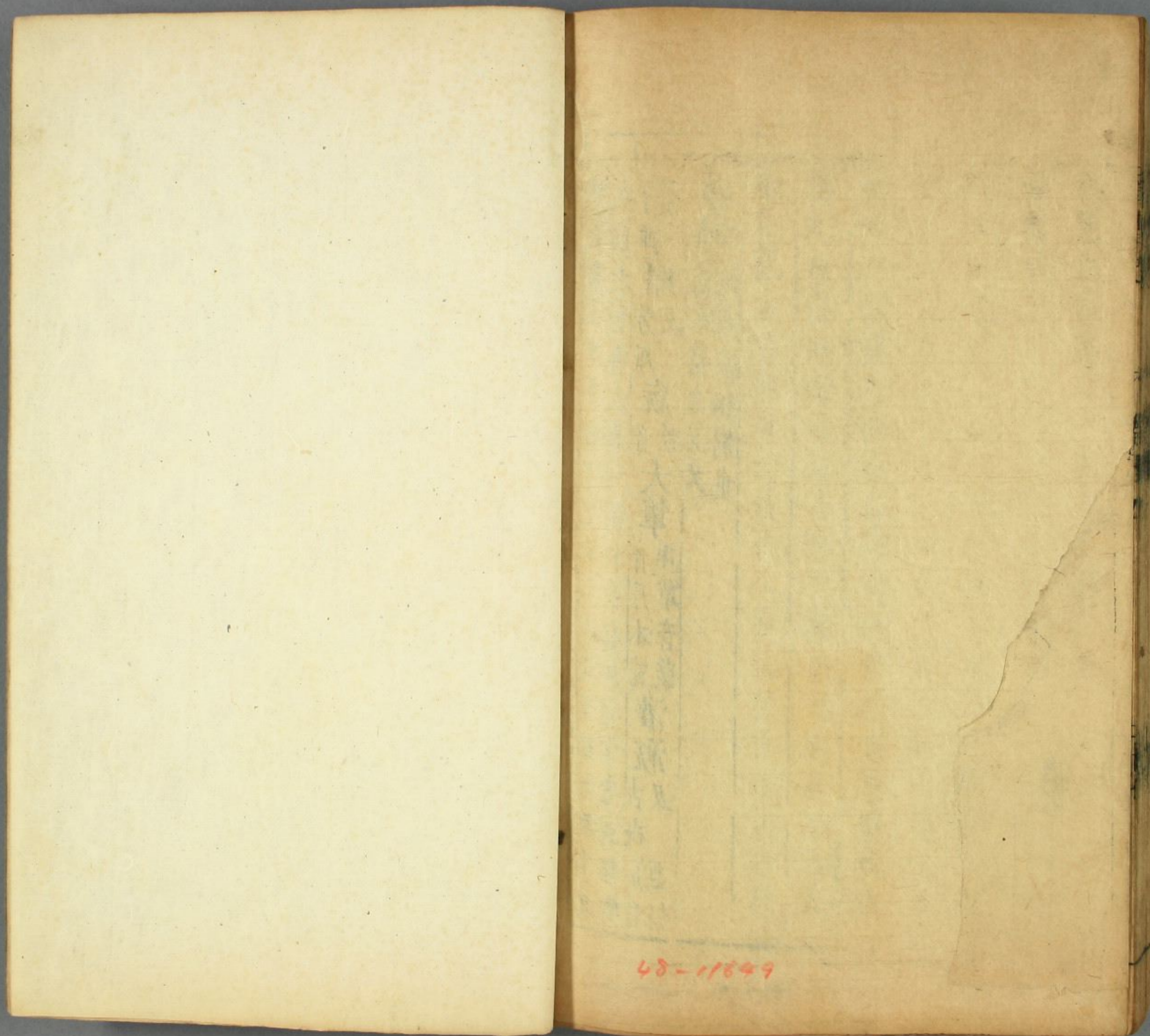
蓋

音麗或作緜盧結反

卿官

古者天子諸侯皆名執政大夫曰正卿自周已來始有三公九

卿之號大率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卿字其後因之晉書及唐初撰故或有加卿字處或無卿字並
存 贈芳鳳反 廐音救 大簞音丹木或作草音蔽 灌漑古礙反 騶音協
職音志又昌志反又音試所以相別也



48-11849

